

洪憲慘史



相 肖 者 著

序

民國十年春。余以地方行政會議北上。與故人王君樹丞遇於京師。既握手道契闊。旋出其所爲洪憲慘史見示。余披閱一過。不禁始而喜。繼而悲且愧。終更令我抱無窮之感也。樹丞自癸丑後。經三度被捕。獄急幾無生理。乃覆盆終雪。聲望益彰。俾八年舊交。猶得杯酒歡呼。從容于几席之上。此余所以始而喜也。民國紀元。未及一紀。中間如二次革命之獄。洪憲帝制之獄。直皖戰爭之獄。仁人志士。剝胸斷脰。血肉橫飛。冤慘之氣。彌塞六合。嗚呼。死者特千百中之一二耳。然其間可驚可愕之事。已足令人欲卒讀而不可卒讀。況尚有爲樹丞聞見所不及。而冤抑更甚於此者乎。嗚呼悲矣。抑余猶憶民國二年。與樹丞集會于津滬間。草檄數千言。所以聲討袁氏者。不遺餘力。以視諸君子。或以莫須有之事而被捕。或以一二字之微而見殺。其情跡之大小輕重爲何如。若以軍政執法處之法繩之。罪且浮於丘山矣。乃死者死。而捕者捕。余獨遁迹窮山。不與其

難。是余當日之得不死者亦倖耳。此余所以對樹丞而生愧者也。夫古今政治之趨勢。由治入亂。易撥亂返治難。袁氏之時。淫刑以逞。廉耻道喪。亂機四伏。遂一發而不可收拾。今則南北分爭。俾擾日甚。連年兵燹。民不聊生。其強者則斬木揭竿。鋌而走險。其弱者則奔走流離。宛轉哀呼於鋒刃之下。余此三年中。出入兵間。目見耳聞。無非慘史。倘長此終古。恐樹丞所_{及諸壁下}墨乾筆禿而未有已也。譬彼舟流。莫知所屆。無窮之感。余又安能自己。有書之作。所以懲已往以戒將來。如自叙所云。使非法殺人機關。再不至發見於世。和時代者。此即作者之微旨也。若以謗書目之。則淺之乎視樹丞矣。

龍岩鄭豐稔序於京寓

序

國於大地之上。而欲自立。必賢豪志士。各得奔走服務。不遭橫折。遂其中流擊楫之心。斯正氣伸。而國事自臻上理。否則。無以培其元氣。小人道長。仇視異己。排斥善類。勢必釀成人亡國瘁。糜爛不可收拾之局。此有識者。慨念潮流之日非。不禁太息痛恨於項城帝制之遺禍。爲之作俑。陷之厲也。余友王君樹承。是燕趙古士。肝膽照人。爲國幾死者再。昭雪後。將同難諸義烈。集成卷帙。名爲洪憲慘史冤獄錄。讀之使人迴腸九轉。拍案叫冤。益信。辛亥政體改革。樹承諸君子。爲國宣勞。不畏強權。主持真正民意。其。我胆。固多有可風者。使能見用於時。則彼濟濟多士。早使天下人民。飽享共和幸福。乃竟因才見忌。傾陷於軍政執法處。置之死地。生還者僅有六人。烈士獄底冤沉。賢人其誰不裹足。而政府轉得藉此相繼行其使貪使詐。偽造民意之故智。包辦選舉。指定議員。以致由統一而演成南北。由南北而演成各省分裂。摧殘輿論。一念之偏。

而流毒至於此極。殊不知世界大勢。違反民意。則無以自存。固非少數人所得壓制。而不能澎漲者也。嗚呼。獄吏雖尊。無補皇帝之夢。人心未死。終張自治之旗。願我同胞。其各猛醒。

民國十年仲夏王尙義裕齋序於无悶書屋

編述之微意也。是所望於海內之英傑。
民國十年七月廣元羅鳴希平甫序



序

王君樹丞。舊同志也。幼負壯志。長入邑庠。會科舉廢。學校興。考入京師大學畢業。後從事於革新政策。往來南北。奔走號呼。迨辛亥武漢倡義。共和告成。擁護維持。不遺餘力。民五袁氏恢復帝制。洪憲紀元。各省大吏紛紛勸進者。幾遍全國。惟樹丞則與諸同志誓擁共和。堅絕反對。艱苦卓絕。終始不渝。多有因此殉義者。樹丞亦迭罹桎梏。數瀕於危。天鑒其衷。卒獲昭雪。茲議其在獄所著洪憲慘史。想見當日袁氏大興黨獄。慘無人道之殘。友有傳。益信恃德者昌之言。之不可易也。洪憲時代。設立京畿軍政執法處。羅緝無辜。羅緝無辜。爲吁。異己。暗無天日。枉屈難伸。其罪大惡極。昭然若揭。實無研究之價值。烈士之浩然正氣。如日月經天。江河行地。流芳千古。雖死猶生。是果誰之力歟。語云。莫爲之先。雖美不彰。莫爲之後。雖盛不傳。設非與樹丞同患難。則獄底沈冤。焉得永垂不朽乎。詳叙諸君子之偉烈豐功。俠腸義胆。彙集成冊。廣爲流傳。以視夫貪官污

吏捏造事蹟。宣付國史立傳者。其去何可以道里計耶。蓋棺論定。潛德彌光。殉義諸君。允宜瞑目。觀此慘史著作之緣起。益見樹承態度之雍容。殆與文王之演周易。仲尼之作春秋。後先輝映。既喜其善爲同志。闡發幽光。復希望此種黨獄。不再見於當代也。是爲序。

民國十年孟秋武清

傅振元
杜錫庚

序於京師旅次



序

國事有奇變。而後有奇冤。有奇冤。而後有奇史。一字一血。一字一淚。吾知讀者必有問天斫地而憤激太息者矣。滿清失政。武昌舉義。血性健兒。奮臂北伐。遂迫宣統退位。躍建共和。命下之日。羣情歡呼。遂使東方而有五色旗之高揚矣。不意袁項城以梟桀之才。擁兵力之厚。恃爪盧溝橋。計竊總統。復蓄帝制。於是不意袁項城以梟桀之才。擁兵力之厚。恃爪盧溝橋。計竊總統。復蓄帝制。於是搆黨獄以殘異己。布鷹犬以甘輿論。巧聚友仇。以愛國橫被罪。防違抗。種種刀鋸鼎鑊酷辣壓抑之情形。幾爲歷來史乘所未有。爲呼嗟。慘矣。吾友王君樹丞。奔走國事。三遭縲紲。以所親見親聞。筆爲慘史。較之上。臆測。當判若天淵。更添讀者善善惡惡之名譽心之慷慨心之熱性心矣。

定縣王用驥識

序

天下有是非乎。吾不得而知也。天下無是非乎。吾不得而知也。以陰賊險狠之梟雄。乘人之危。崛起而攫取天下。且欲取天下而家之。明目張胆。設置屠戮人類機關。驅天下青年志士愛國男兒之生命。以供其慘殺。逞其私欲。陰霾蔽日。中原血腥。一若天下無是非也者。乃匹夫仗劍。振臂一呼。四方響應。一刹那間。所謂梟雄。如水洩地。又若天下有是非也者。魂靈消長。剝復循環。理至深蹟。誠非吾人所敢窺其涯涘矣。王君樹丞。予同鄉故友。爲愛國橫被嫌疑。三遭縲紲。卒幸生還。本所目擊。成洪憲慘史。舉死難諸志士。各爲列傳。出以示予。將付梓工。文字以憂憤而成。著作留雪泥之跡。表洪憲之冤獄。作諸烈士身後寵光。雖云鱗爪。亦証紀實。著者生存。而元惡之骸骨已朽。有此慘史。而死者不死。雖然。往者已矣。環顧中國未來之類於此者。將不知凡幾。豈天心之厭亂。尙有待乎。吾仍不得而知也。聊誌數言。徒惹京師紙賤已耳。是爲序。

洪憲慘史序

民國十年八月中旬房山王維翰序於京寓



自序

余民國四年避難滬濱。因反對洪憲帝制嫌疑。被捕於英界愛而近路。羅織引渡後。遂羈押上海鎮守使署。頗蒙鄭汝成君優遇。是年十月杪。遞解京師。交由京畿軍政執法處非法訊辦。甫經到處。遂加以全身桎梏。押入乙號牢籠。雖戲劇中常演之酆都城。鬼門關。閻羅殿。其森嚴恐怖。尙未足形容。該處於萬一也。洎五年夏季。洪憲失敗。袁皇帝龍馭上賓。余始得恢復自由。計在押時期。已閱十月又二十一日。先後同難者八十四名。生還者僅杭辛齋。羅偉章。牛游塵。傅萬年。詹天雁及余六人而已。（甲丙丁戊各號牢籠死難者尤衆）余前乎此者。有龍沙之獄。後乎此者。有安福之獄。適成鼎足而三。然以洪憲之獄。爲時最久。爲禍最慘。目覩耳聞。皆驚心動魄之痛史。生者如杭辛齋等案。死者如張培爵等案。其俠腸義膽。僉足以模範後世。祖述前賢。余雖不文。勉爲編述。彰善癉惡。警告同胞。庶使非法殺人機關。如京畿軍政執法處者。再不至發現於共和。

時代。斯乃余之志願。而世界主張人道者。亦固無不樂爲贊同也。
民國十年六月樹永王建中序於燼餘書屋



序

自來權奸竊國。類無不陰賊險狠。暴戾恣睢。凡所謂熱心之志士。命世之英奇。必將搜捕誅夷。爲一網打盡之計。彼乃得縱橫一世。而無敢抗顏行者。噫慘矣。袁世凱當民國初年。僭竊高位。醉心帝制。惡探橫行。機牢密布。凡有功民國諸君子。往往以莫須有。三字駢首西市。而其科刑之酷。冤獄之多。尤以京畿軍政執法處爲最著。王君樹承曾罹其難。乃以目所見耳所聞。暨袁逆之慘無人道。民黨之舍命不渝。據事直書。條分件繫。誠以爲。死發潛德之幽光。則是編也。固袁皇帝之孽鏡臺。而亦諸志士之表。也。余與樹承久同患難。肝鬲相傾。今讀是編。猶爲之怦然心動云。昔顧俠君選元。陳家詩。夢有古衣冠者數百人。造門拜謝。夫以一詩辭之流播。其感慰且如斯。若乃以經心刻骨。暗無天日之沉冤。有人焉特爲彰聞而表白之。萬世千秋。公評具在。諸先烈英靈不泯。其歆歔感激更當何如也。

洪憲慘史序

民國十年七月香河趙趙子序



天地正氣。時際衰歇。羣魔以逞。國本將搖。惟賴二三傑出之士。充吾浩然。以扶植正義。經艱險。歷危難。九死一生。素志不移。清操勁節。與日星河嶽。爭光並壽。夫而後世。變得以挽回。國體賴以保存。非然者。正氣泯滅。綱紀陵夷。民賊接踵。叛亂紛乘。舉吾民艱難締造之國家。將隨之而淪亡。神州陸沈。遑云幸福。民國肇建。共和告成。專制流毒。方謂永除。乃不幸袁

目爲改元洪憲。擅

更國體。斯時也。羣陰搆煽。衆邪橫行。助紂爲

於奴隸性根之顯

要權貴。上書勸進。稽首稱臣者。無論矣。即號稱

共和之巨子。亦莫不

阿附固寵。自首希榮。設會籌安。孰非名流。廉恥道喪。於斯爲極。人間正氣。蕩然無存。袁氏之惡。實若輩以濟成之也。獨王君樹承。暨同難諸君子。特標異幟。守正不阿。擁護共和。初衷固替。因以觸當道之忌。必欲羅織而置之死地。勢所必至。復奚疑者。鉤連令下。善類爲空。當時之非法殺人機關。如軍政執法處者。又